

为什么剧院都转型投身创作?

◆ 朱光



颇有软实力的上海各大剧院,近来都在“转型升级”成为“制作人”——牵头主导创制各类为自身剧院定位度身定做的剧目。

上海大剧院新近先后推出“东方舞台美学”三部曲,包括昆曲《浮生六记》《董莲(牡丹亭)》和舞剧《白蛇》。文化广场新近迎来“自制音乐剧大年”,深耕华语音乐剧多年,已有《春之觉醒》《我的遗憾清单》《拉赫玛尼诺夫》等代表作,反复上演依然很受欢迎。上海音乐厅注重传统民族音乐和戏曲的现代表达,每年推出“乐无穷”系列,邀请过老生王珮瑜、民乐团青年琵琶演奏家俞冰等以流行元素展示传统韵律。哪怕是今年9月底刚开门迎客的Young剧场,也从杨浦大剧院的胚胎里重生,年底即将制作素人话剧《美好的一天》——导演李建军每到一城市,就会邀约十余名戏剧素人排演十天半月,制作一部展现城市中各行各业普通人的日常美好的话剧。迄今为止已经在北京、西安等地上演。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个人眼中的“城市发展简史”……

连续两届纳入市级“文明行业”的剧场行业,以往予人的印象似乎更倾向于“物业”,是城市精神的象征——剧场、音乐厅的日常硬件维护人,若要谈及“软件”,那就是“服务业”。例如,文化广场有“广场小白”这样的微信公众号,加一群真

人服务团队——观众若在文化广场观众席里给“广场小白”微信留言说:“我冷……”就真的会有服务人员送上一条毯子……这样的服务确实全国顶尖。但是如今,提及上海各大剧院的“软件”,那就不仅限于台下、幕后服务的呵护周到,更上升到台前制作剧目的“软实力”。

首先,剧院成为“制作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制作体系。与国际一流剧院与剧团“场团合一”的状况不同,我国剧院建设之初,是“软硬分离”的,亦即,建造剧院建筑之际,并未深入考虑过给什么剧团演出怎样的剧目。简而言之,以流行音乐风格为主的音乐剧并不适合在为演出交响乐的音乐厅里上演——流行乐与古典乐的声场要求完全不同,声效自然差异巨大。但早期剧院建设之初,考虑的第一要义是既能开大会又能上演文艺表演,至于文艺表演具体包括啥,没人细想过。时至今日,有些区级剧院依然要兼顾开大会。而在各国各大院团基本上都是一个国家级院团拥有一个国家级剧院——当我们提及“马林斯基剧院”,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剧院建筑,指的也是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歌剧院、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当一个演出团体拥有一个固定表演场地,那么演出档期就能顺畅当地提前二三年排定。这就是上海近年来落实“场团合一”

的根本目的——市级18个院团几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剧院。

其次,剧院成为“制作人”也是剧团与剧场的“双向奔赴”。自上海交响乐团拥有上交音乐厅、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以及今年在杨浦区新开业的Young剧场。文化广场改建开业10周年来的定位恒定而唯一:音乐剧。因而,他们早早一手引进全球一流音乐剧,语种已经覆盖到英、法、德、韩乃至西班牙语;一手深耕本土华语音乐剧制作。他们主导的“原创华语音乐剧”一办也是10年。而日前收官的由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厅与上海民乐团合作的“海上生民乐”第三轮演出,可谓是民乐驻扎音乐厅后的“转型升级”。如果说近年来根植于戏曲、民乐的每年一度的“乐无穷”演出季,塑造了音乐厅“时尚民乐”的形象,那么“海上生民乐”就是一场大型时尚民乐驻场秀。按其“标配”——音乐厅外墙灯光秀、音乐厅内“海上生民乐”多媒体音乐现场演绎,以及音乐厅四楼“何似在人间”沉浸式民乐展览的“三位一体”,是一个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创意文旅项目——既融合了“建筑可阅读”,也体现了海派城市的文脉渊源乃至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还那么地赏心悦目。

再者,剧院成为“制作人”也是剧院本身定位的探索与实践。开创中国“大剧院”时代的上海大剧院,1998年建成之际引发全国各地建设大剧院的热潮。当时,一个城市可能只有一个综合型大剧院,自然囊括各个门类全球顶尖演出。如今,上海要力争成为“亚洲演艺中心”,每年演出不低于2万场——相当于东京的年演出量,自然引发剧场建设潮。加之,各区都在为本区居民建造剧场,加上在今年于松江开幕的云间剧场,全国唯一剧院院线“保利院线”就在上海拥有浦东

的东方艺术中心、1862时尚中心、嘉定的保利大剧院、闵行的保利城市剧院总共5个大中型剧场。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也拥有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以及今年在杨浦区新开业的Young剧场。文化广场改建开业10周年来的定位恒定而唯一:音乐剧。因而,他们早早一手引进全球一流音乐剧,语种已经覆盖到英、法、德、韩乃至西班牙语;一手深耕本土华语音乐剧制作。他们主导的“原创华语音乐剧”一办也是10年。而日前收官的由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厅与上海民乐团合作的“海上生民乐”第三轮演出,可谓是民乐驻扎音乐厅后的“转型升级”。如果说近年来根植于戏曲、民乐的每年一度的“乐无穷”演出季,塑造了音乐厅“时尚民乐”的形象,那么“海上生民乐”就是一场大型时尚民乐驻场秀。按其“标配”——音乐厅外墙灯光秀、音乐厅内“海上生民乐”多媒体音乐现场演绎,以及音乐厅四楼“何似在人间”沉浸式民乐展览的“三位一体”,是一个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创意文旅项目——既融合了“建筑可阅读”,也体现了海派城市的文脉渊源乃至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还那么地赏心悦目。

在等待,海外院团来沪登台的同时,依然留给国内剧院、剧团奋楫向前。

影帝们的眼功

◆ 南妮

大爆发。他好像剧场里观影的你我他——银幕上下,彼此通电。

如果自信到极致,那就是霸气了。就像孙红雷的眼,很少有犹疑和躲闪。霸气者用来仰慕,平和者可以疗伤。张译也是拿一双眼睛与你“息息相关”的演员。朱一龙是今年金鸡奖的最佳男演员。去年获奖的正是张译。张译的形象有点寒素单薄的感觉,少年的率真,勇士的炙热,全体现在一双眼睛里了。“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颗心,你拿去吧!”——张译灼灼的眸子这样告诉你。电影《悬崖之上》,他的真挚力与牺牲性能将平面的银幕变成立体。“那是拿命在演。”导演说。但,谁不是拿命在演呢?可能生命所拥有的热度不一样。就好像男高音多,而像帕瓦罗蒂那样能够漂亮唱出两个八度外的高音C的少。

许多人都说,2019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中最感人的形象,是《相遇》中张译演的参与原子弹研发工程的工作人员高远。三分之二的镜头里,高远戴着口罩。张译全靠眼睛在演戏。在公共汽车上突然与过去的恋人相遇,任素汐说着大段的台词,张译的一双眼睛,从惊喜到惊慌,

再到隐忍、克制。“明明相爱却不能相认。”憋着的痛苦,在原子弹研发成功的大欢庆中,演化成欢乐。流泪的欢乐,从张译的眼睛里射出来,也像原子弹一样震撼。

东方男性带点羞怯的温柔是能捕获人心的,就像木村拓哉红了那么多年。与温柔相反的词是“阴鸷”。艾尔·帕西诺在电影《教父》中的眼睛。要好好先生木村拓哉演出那股“阴鸷”——狠毒、阴险、深不可测,那是不可能的。

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朱一龙演一个让贾玲动心的音乐老师叶子扬,患有脑疾,上网课,喜欢诗歌。特别简单,特别温暖。即使戴着一副眼镜,那双眼睛也是如此清澈与干净。叶子扬为朱一龙赢得今年8月第17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有些美丽的眼睛是为银幕而存在的。导演有挖掘它们的动力。而一旦成为大师,一旦成为明星,即使他是单眼皮、小眼睛或者三角眼,也会成为人间罕宝贝。

你需要银幕上什么样的眼神?也许不是狡诈阴险,而是清澈干净。那就是我们,或者是我们想成为的那个人。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评剧《革命家庭》欣赏

◆ 毛时安

评剧《革命家庭》不是1958年回忆录《我的一家》的复述,也不是1961年影片《革命家庭》的再版,而是在对女革命者命运、成长关系的再理解和新建构中,在时空的不断交错中,为我们展开中国革命的洪流和像小船在洪流中一路颠簸的中国女性,勇敢朝向未来的历史长卷。

全剧从方承迎接上海解放,手捧合家欢照片,倾听丈夫梅清“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嘱托开始。全剧时空交错,舞台叙事富于时代活力。新婚之夜,二八青春正芳华的乡村少女,戴着红盖头,一身红色的喜服满怀期待、喜悦、羞涩。她疾步迈进新房,息停,莞尔一笑,拉下红盖头,坐下,满怀着娘亲的关照,一个乡下女孩静静地等待一个读书郎。屋外传来新郎忧国忧民的慷慨陈词。

方承贴脚、探头、窥听,一脸惊讶,革命在对新郎的好奇中开启了她的心扉。第一次揭开红盖头,一个笑吟吟,一个傻傻望,一个“望到了地老天荒”,一个“曾相识亲近异常”。梅清给新娘取名,不仅让江方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姓名,而且耐心教会她书写自己的名字。一幅温馨的剪发图。在江梅清温柔、细心地梳发、剪发的手势下,剪去了方承的耖把头,以短发的“革命头”与过去告别,意味着一个新时代革命新女性的诞生。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梅清,还要曝尸荒野。面对如狼似虎前来拆毁的团丁,方承挺身而出,以生命护犊。她大义凛然,冷静地给山伢子狗伢子读书垫热,天寒地冻把自己棉袍改成棉衣送山伢子,脱下自己的棉鞋套在狗伢子的赤脚……以一连串六个最富于人性也最生活细节的反问“是吧?”然后又以六句排比“他想让穷人

……”演唱,唤起了狗伢子、山伢子和团丁人性的复苏,哭喊着“师娘,对不起……”扔下了手里的枪。无论变化和陡转,曾昭娟都拿捏得丝丝入扣。如果说上半场凸显的是夫妻情,下半场打动人心的则是母子情。从长沙、武汉,一路到上海,不惜千山万水千辛万苦,拖儿带女,辗转颠簸,庄严入党,投身地下工作。从长沙到上海,一个重要的意象浮出水面,“母亲”。从少妇到母亲是女人生命的最重要转折。当人类最崇高最普遍的爱和庄严神圣的革命连接在了一起,就有了一种大地般的博大和险峰兀立、撕裂人心的冲突,以及由此冲突而升华出来的灿烂的光华。

五一游行意外看到儿子的深情一瞥,人海中与儿子失之交臂的茫然虚脱,立安在她梦里“笑吟吟地把手招”,梦醒时分一声轻轻的长叹,无不展现了一个革命母亲对儿子的牵肠挂肚。最后第七场,血肉相连的母子,在龙华审讯室审讯官虎视眈眈的目光下,《革命家庭》没有简单地拔高人。崇崇需要细腻,需要层次。在母爱和革命不能两全的撕心裂肺的冲突中,她一次次走向儿子,又一次次被儿子的冷静激醒。这是生命的悬崖边上的诀别,是刀锋下母亲和儿子心灵大爱的袒露。母子之间反反复复在思想的激流中不舍地挣扎,肝肠寸断。信服地呈现了方承不得不舍弃儿子的必然。“妈将儿话记在心”“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儿子的大爱,在母亲身上的复活,这是一种更浩瀚更博大的母爱。我们看到了革命家庭前仆后继,两代人,献了丈夫,献儿子,“一个往前走”的悲壮。

作为中国戏曲领军人物之一,曾昭娟饰演的方承,以闽门旦的表演展现从少女、少妇的清纯羞涩甜蜜,青衣的成熟大气凸显到贤妻母亲大爱情怀,直到老旦的沧桑沉稳,让老练成熟喜迎解放的革命者屹立在舞台上。还有从质朴的乡村妇女,到上海棚户区滚地龙艰难糊口的洗衣工,再到英租界富商南洋富商太太的角色转换。几乎每个年龄段和角色之间的转换都是无缝对接的。全剧的表演既超越了行当,也超越了流派。

19世纪法国表现派大师哥格兰揭示过表演中的两个自我:“我不信奉违反自然的艺术,但也不愿在剧场看到缺乏艺术的自然。表演的魅力在于演员第一自我的发挥和第二自我的创造。”评剧《革命家庭》中的曾昭娟和方承,不仅有第二自我角色充满人性和革命传奇人生经历的魅力,同时,有演员第一自我个人气质、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的高度艺术积淀,特别是她的古典气质,充分注入角色一股沉稳内敛的内在激情,从而产生了对观众的强大冲击力。在《革命家庭》中,第一自我自身的内敛气质和第二自我的临危不惧、革命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第一自我高超的艺术功力和第二自我的精神世界,极其自然地流露。

评剧《革命家庭》让我们再度重温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丰富内涵。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林距离

上海因你们而更美

◆ 林明杰

最近,喜爱艺术的朋友们说起在疫情中落幕的第十届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和第九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颇为它们这些年来坚守而感慨。这些年来,因为疫情,因为经济大环境,国内外的画廊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考验。不少画廊难以为继,但依然有很多在勉力维持。艺术博览会是上海艺术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亮点。原本上海艺术博览会与上海艺博会、ART021和西岸艺博会,三足鼎立。上海艺博会式微后,艺术上海国际博览会兴起,依然维持鼎

立之势。即使在疫情这几年,上海的艺术博览会也没有躺平,在有关各方的支持下,一方面要配合好疫情防控,一方面要服务好艺术展商、藏家和广大艺术爱好者,着实不易。很多画廊也冒着可能亏本的风险,一如既往参展。不少艺术从业者都曾跟我说过差不多意思的话:这不只是一门生意,更是对艺术的爱和对这座城市的爱。

我们都知道上海注重发展城市软实力,“软实力”中一定有艺术。近百年前,以刘海粟等为代表的海派艺术家,从意大利文艺复兴获得启

示,倡导以艺术来振奋和强化民族精神。如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是离不开文艺的高度繁荣。所以说,艺术任重道远,困难再大,也要奋力前行。但同时,也希望有关方面更多了解画商业和艺术博览会存在的实际困难,与之同舟共济,助其渡过难关。艺术本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古今中外,伟大的艺术家和艺术潮流,往往诞生于巨大的压力和困难的环境中。恰如吴冠中先生谈艺术时常常说到的“殉道者精神”和“野草精神”。真正的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都会面临这样的考验。

是冠军,处处都是冠军

◆ 吴翔



各类体育赛事的冠军近日集结于电视综艺《冠军对冠军》——在游戏里,冠军照样很拼:冠军不仅是一份荣誉,更代表了一种精神。冠军,无论在哪里都有冠军的精神。

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日前参加了一档《冠军对冠军》的电视综艺节目,节目中无论是比弹跳这类身体素质项目,还是和其他嘉宾组队玩游戏,苏炳添都全力以赴,眼神中充满着对胜利的渴望。不仅是苏炳添,节目中的李娜、张继科、李晓霞、范志毅……任何时候,你都不需要低估冠军“想赢”的决心。

这档《冠军对冠军》节目形式并不复杂,每期都会请来网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短跑等领域的冠军,与节目中的范志毅、韩天宇、孟鹤堂、吴尊等嘉宾组队比拼。节目只是玩游戏,但这些冠军一上场,就立刻进入了争冠模式,哨声对于运动员而言,就是刻进DNA里的征战号角。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冠军最令人敬佩的是其专业能力。实则,超强的实力背后,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刻苦训练。有一期节目请来了张继科和李晓霞两位乒乓球冠军,节目组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让李晓霞拿马克笔作为“球拍”,对战张

非要和年轻人拼一拼,当他最终也跃上了苏炳添的1.4米高度的那一刻,他的拼搏精神和苏炳添的弹跳力一样震撼全场。

冠军不是孤胆英雄,他们始终懂得团结协作的重要。有一期,李娜和姜山夫妻各带一队进行比拼,尽管大家网球水平差距很大,但是通过恰当引导和彼此配合,“网球小白”们从一开始的无法接球到控球能力渐入佳境,都逐渐有了很好的表现,韩天宇在姜山的指导下,可以与队友轻松配合。李娜赢得了比赛,她还是真心地感谢全靠团队的帮助才让自己有了优势。

比赛不是目的,热爱运动才是初衷。对于冠军而言,盛大的赛事会成为回忆,但运动的快乐一直延续。冠军们享受过运动的辉煌,也经历过运动带来的伤病,体验了一番竞技体育的灿烂与遗憾,所以才会参加这样的节目,大力推广“热爱体育”“快乐运动”的体育精神。在吴尊谈及对孩子的运动期望时,范志毅、姜山和李娜都透露自己小时候当过“球童”,从“球童”变成“冠军”,那都是一段为热爱的运动而付出的热血青春。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冠军的体魄,但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冠军的精神。范志毅在节目中说,“比赛重要的是有精气神,输要输得起,赢要赢得乐观。”面对人生,不也应该是这样吗?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